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次仁罗布——

愿做一块忠诚的“界碑”

■梁佳豪 徐昌成

★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在喜马拉雅山腹地,有一个被雪山环绕的边防连队——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什布奇边防连。

“什布奇”,在藏语中意为“太阳最后落下的地方”。这里,距离北京近7000公里,是全军距离首都最远的边防连队之一。每年11月至次年5月,长达半年的封山期,更是让连队近乎“与世隔绝”。

什布奇边防连驻扎在河谷里。时值夏日,象泉河奔涌向前,一座名为“古浪桥”的钢架桥横跨两岸,桥栏上挂着醒目的标语:“缺氧不缺精神。”岸边的石壁上,绘有一面党旗,党旗旁边,写着大红的“忠诚”字样。

今年“七一”,在什布奇边防连服役15载、曾任该连第9任连长的老兵次仁罗布,再次回老连队“探亲”。在古浪桥上、在石壁前,次仁罗布特意请官兵为自己各拍下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无论是当年在连队服役戍守高原,还是如今作为连队驻地附近一个边境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巡逻护边,这些年,次仁罗布心中始终坚守一个信念——“愿做一块忠诚的‘界碑’”。

1984年,19岁的次仁罗布穿上新军装,第一次走进什布奇边防连。那时,横跨在象泉河上的不是如今这座平稳牢固的钢架桥,而是一座摇摇晃晃的钢索桥。

钢索桥,是什布奇边防连官兵巡逻的起点。次仁罗布至今记得最初参加巡逻时,连长站在桥头反复向新兵们说的话:“前面的路不好走,遇到困难大家要坚持再坚持,别忘了这是咱们的责任……”

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巡逻路上的艰险还是超出次仁罗布的想象。他记得,有一次他和战友们巡逻时突遇暴风雪,能见度骤降。他抓着牵引绳,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上走。突然,脚下的冰层断裂,身后的战友瞬间滑了出去。大家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那名战友拉回安全区。

在风雪洗礼中,次仁罗布一天天成长起来。因在巡逻任务中表现突出,军事训练成绩优异,他于1986年和1988年各荣立1次三等功,1988年光荣入党。

回忆那段充满挑战与磨砺的岁月,除了巡逻路上的艰苦,次仁罗布难以忘怀的,还有与战友们一起垦荒的经历。

“我们当年刚到连队时,营区四周全是荒滩,布满乱石。”次仁罗布回忆,为了给周边增添一点绿意,官兵们用钢钎撬开碎石、用背篓运来泥土,尝试在荒滩上种下苹果树。

因为海拔高、土壤薄、气候差,连队官兵头几年试种时,树苗一到换季就成片地枯死。大家用牛粪和青稞秸秆沤肥,在树苗根部垒起保温土丘,像呵护



孩子似的精心照料树苗……到第5年春天,苹果树终于开出粉白色的花,后来又结出果实。

站在高原的蓝天下,看着果实挂上枝头,一种别样的情愫在次仁罗布胸中涌动:“人和树一样,要想干出个样子,就得不断往深处扎根。”

1990年,次仁罗布通过考试,获得进入军校学习的机会。结业分配时,他主动申请回到什布奇边防连,继续戍守边防。

时间一天天过去。1994年,次仁罗布被任命为什布奇边防连连长。遇到急难险重任务,他总是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一次,罕见的暴风雪导致连队通讯中断,一份重要文件又亟须送往上级单位。

次仁罗布与指导员商量后,决定由自己去完成这项任务——“山里的路我熟悉,哪条沟里有雪窝子,哪里遍布暗冰,没人比我更清楚。”

次仁罗布把文件用油布包好,揣进口袋,骑上军马“雪蹄”上了路。从连队驻地到上级单位有几百公里远,道路崎岖难行,他一走就是四天四夜。

“最难走的地方积雪齐腰深,气温有零下20多摄氏度,老连长冻得快失去知觉。途中,老连长和‘雪蹄’一起从雪坡上滚下去,‘雪蹄’的前腿关节处被磕破,挣扎了很久才站起来……”多年来,次仁罗布的这段经历,在连队一代代官兵中口口相传。

1999年退役时,出于对连队的热爱,次仁罗布放弃更好的安置机会,留在距离连队驻地不远的某边境村。扎

根边防多年,次仁罗布深知“边民富、边防固”的道理,一心希望寻找机会,为村里谋发展。

多年来,生活在这座边境村庄的村民们,主要靠种植青稞和养殖牦牛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紧巴巴。看着村里的大片荒地,想到在连队种植苹果树的经历,次仁罗布琢磨:村里的整体环境比连队驻地要好,发展苹果种植或许是条出路。

2011年,军人出身、为人热心的次仁罗布,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当他提议在村里发展苹果种植时,村民们还是顾虑重重:“苹果种植我们都不懂,可别花了时间和精力,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为打消大家的顾虑,次仁罗布挨家挨户走访村民,分享自己和战友在部队种植苹果的经验,说明种植苹果的可行性。他还从外地请来农业技术专家,帮助摸索更适合的种植方法。

此后,次仁罗布带头在村里开展苹果规模化种植,并毫无保留地把总结出的种植经验分享给村民。渐渐地,村里种植苹果的乡亲多了起来。几年过去,苹果树陆续开始挂果。经过不断的品种改良,村里出产的苹果越来越多,品质越来越好。

“我们与物流企业签订了长期协议,趁着大雪封山前把苹果运出大山。”次仁罗布笑着说,如今村里的苹果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和喜爱,村民的钱袋子一天天鼓起来。

从戍边一兵到“富民书记”,次仁罗布的身份在变,但强边固防的信念从未

改变。“让村民的日子红红火火,这样边防才稳。”次仁罗布告诉笔者,如今村里活跃着一支义务巡逻队,全村70多户村民户户参与巡逻护边,“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巡边”的理念深入人心。

退役26年来,次仁罗布几乎每年都会回一两趟老连队。他有时是应连队邀请,去给新兵讲戍边故事;有时是从自己培育的果树苗里精心挑几株,给官兵们送去。

曾经“一到大雪封山连片绿叶菜都见不到”的什布奇边防连,如今拥有一座集种养于一体的“雪域边塞生态园”。配有锅炉供暖装置的保温大棚里,种着各色蔬果;大棚外的篱笆里,养着山羊和家禽……这不仅提高了连队生活保障水平,也给官兵单调的戍边生活增添了乐趣。

“大家现在赶上了好时候!”说起连队的发展变化,次仁罗布感慨不已。他说,自己坚持把新培育的树苗送到连队,是希望尽己所能,为连队发展作一点贡献——“看到那些树苗在营区茁壮成长,就好像自己还在那里”。

图①:次仁罗布(左)回老连队“探亲”时与战士合影。

图②:次仁罗布(中)与官兵一起栽果树。

图③:次仁罗布(左)查看果树长势。

图④:什布奇边防连官兵以次仁罗布故事为原型绘制的画作。

王宝康、王兴供图

本版制图:王秋爽

讲述·老兵心路

1972年7月,49岁的父亲因积劳成疾去世。那一年我16岁,正在杭州一所高中读高一。伤心欲绝的母亲心情平复后,把我叫到跟前,交代了两件事:一是用功读书,“没有文化要受人欺负的”;二是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党。

我知道,这是父亲的遗言,也是他一生念念不忘的两件事。

父亲没有文化,连信都要请人帮着看。有一次,他外出回来,生产队会计递给他一封信,并告诉他:“你的信,我已经帮你看过了。”父亲把这封已经撕开口的信带回家,摔在桌子上说:“我的信,他也不问一声就拆了……”

还有,就是入党的事。1949年杭州解放后,父亲成为村里第一任农会主任,后来又当选为县人大代表,还成为全县有名的劳动模范。党组织很早就打算发展父亲入党,但迟迟没有结果。父亲一直不明白其中的缘由,直到有一天,公社副书记到村里蹲点时住在我家,才把事情挑明了。

原来,父亲的档案里有一张表格显示他参加过国民党——当年村里有人为了向国民党反动派邀功,偷偷把部分村民的信息填表上报——受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压迫多年的父亲,竟对此一无所知。也许就是从那时起,父亲把入党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父亲去世后,作为家中长子的我,一边帮母亲扛起生活的重担,一边坚持读完高中。高中毕业后,我在生产队劳动了两年。1976年,我穿上军装离开了家乡。

军营是一座大熔炉,我们就像矿石在里面接受淬炼。当时高中学历的新兵不多,我一进军营就受到重视。班长比我年长3岁,像大哥哥似的处处照顾我。我也抱着“在部队好好干”的决心,训练积极、学习上进。在班长的鼓励下,我写下人生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因我入伍时间尚短,第一次申请入党未能如愿。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努力提高军事素养,渐渐成长为训练尖子。第二年,战友们都认为我入党的希望很大,可最终成为预备党员的是一名炊事员和一名饲养员。

我心里很失落。排长找我谈话,通知我去团轮训队参加骨干培训。他拍拍我的肩膀说:“烧饭、养猪都是部队的需要,你军事素养好,有文化,各方面表现不错,可他们也很努力,为什么不能在你前面入党呢?记住我的话:在你想不通的时候,正是组织在考验你的时候。”

排长的话语重心长,对我触动很大。在团轮训队期间,我沉下心来磨炼自己,取得优异成绩,回到单位后被任命为侦察班班长。我写信回家,分享这个好消息。母亲一边听弟弟读信,一边流眼泪,嘴里喃喃地说:“老大争气的,老大争气的……”

1978年,我所在大单位开展基础训练大比武,各单位精锐尽出,尖子云集。我一路过关斩将,夺得高炮侦察兵专业第一名,荣立三等功。后来,我提笔写下第二份入党申请书,因为同时申请入党的战友们都很优秀,我还是未能如愿。

我很快调整心态,再接再厉。被抽调到团新闻报道组的3个月里,我没日

我的入党之路

■姚定范



1978年,作者在野外参加战术训练时留影。作者供图

没夜地“爬格子”,陆续有12篇大小稿件被军区和省级以上报刊、电台采用,得到团里的肯定。1979年3月12日,凭借过硬的综合表现,我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召开党员大会、接收我为预备党员时的情景。会前,两位入党介绍人又找我认真地谈了一次话,优点只字不提,给我敲了好多“警钟”。他们还提醒我:“今天的会上,同志们会毫不留情给你提问题、提建议,你要虚心听取,有则改之。”同志们提出的建议,我一直记在心里。

那一天,恰好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植树节——一个绿色的、充满希望的日子。此后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重温入党誓词,激励自己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党员身份,同时也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

老兵程茂友回忆冀东抗战往事——

为抗击日寇保卫家园而战

■李禹墨



左图:程茂友1950年留影。

受访者供图

下图:程茂友近照。

徐小波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随着9月3日一天天临近,家住辽宁沈阳的95岁抗战老兵程茂友,心中有了一份特殊的期待。

7月6日,笔者到程茂友家中拜访,老人特意换上一套八路军军装。他轻轻摸了摸臂章上的“八路”字样,感慨地说:“今年也是我参军、入党80周年。”

程茂友的家乡在河北遵化,地处冀东地区。1933年,随着长城抗战失利和

《塘沽协定》签订,国民党军队撤出长城以南大片地区,冀东沦陷。北倚燕山,南临渤海,冀东,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与冀东人民密切配合开辟抗日根据地,与敌人顽强斗争,坚守这块战略要地。

1938年夏天,饱受日伪蹂躏的冀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起义。起义军与八路军协同作战,收复部分失地,动摇日

伪统治。程茂友告诉笔者,他的3位亲人都参加了这场起义:哥哥程发被敌人抓住后严刑拷打,落下终身残疾;堂兄程茂广在起义中参加了八路军,起义结束后继续随部队作战,第二年捐躯;侄子程宝山(按辈分两人为叔侄关系)当时在八路军担任营长,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了。

“当时,起义军连像样的枪都没有,可为了打鬼子,乡亲们不怕死!”程茂友说。

讲到这里,老人提起发生在1941年的“潘家峪惨案”:“潘家峪离我们遵化不远,腊月二十八,乡亲们正准备过春节,有1000多人惨遭杀害……”

“后来,村里侥幸逃过一劫的小伙子们参加了八路军。”程茂友含着眼泪告诉笔者,战士们纷纷在枪托上刻下死去亲人的名字,抱定“誓让鬼子血债血偿”的决心,打起仗来分外勇敢。

为切断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老百姓的联系,日军在长城沿线肆无忌惮推行“三光”政策,制造千里“无人区”。许多村子的乡亲被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

居住,过着“人间地狱”般的生活。

“那时候,老百姓都管‘集团部落’叫‘人圈’。”程茂友说,“人圈”里的乡亲们吃的是“配给”的豆饼、橡子面,青壮年男子还要被迫修公路、建碉堡,许多人饿死、病死、被打死……

抗击日伪的怒火,在冀东军民心中燃烧。程茂友始终无法忘记,在“无人区”极端残酷的环境下,八路军、武工队与乡亲们密切配合,挖出一条条地下暗道,建立秘密联络站,坚持斗争。“那时候,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把粮食藏在粪车里,通过暗道送给部队。”老人回忆。

程茂友告诉笔者,当时他和村里的乡亲们虽然没有被赶到“人圈”居住,但日军一次次的“治安强化运动”、一场场的“扫荡”,让大家苦不堪言。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里,程茂友有过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

那天清晨,天还没亮,鬼子突然包围了村子,把乡亲们赶到一块空地上,架起机枪逼问:“地道口在哪?粮食藏在哪儿?武器交出来!”尽管乡亲们知道答案,但没有一个人开口。鬼子把铁器烧红,烙在乡亲们身上,强迫大家交代。



愿拼热血卫吾华·探访抗战老兵



上有一处豁口。趁敌人扭头的工夫,他从豁口逃走,“捡回一条命”。

1945年2月,15岁的程茂友毅然参加了八路军,同年光荣入党。和许许多多的冀东儿女一样,他拿起武器,为抗击日寇、保卫家园而战。“当时,有个战友说过这样一句话——‘每杀一个鬼子,就喊一声亲人的名字’,这代表了我们共同的心声。”程茂友说。

抗战胜利后,程茂友随部队先后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从朝鲜回国后,他一直在部队工作。离休后,程茂友心系国防教育,长期担任多所地方高校的“红色思政课辅导员”,与学生们分享战斗故事,弘扬光荣传统。

“和平来之不易啊!我们要永远记住那段历史,这才是对无辜遇难的百姓、英勇牺牲的战友最好的告慰。”程茂友说。